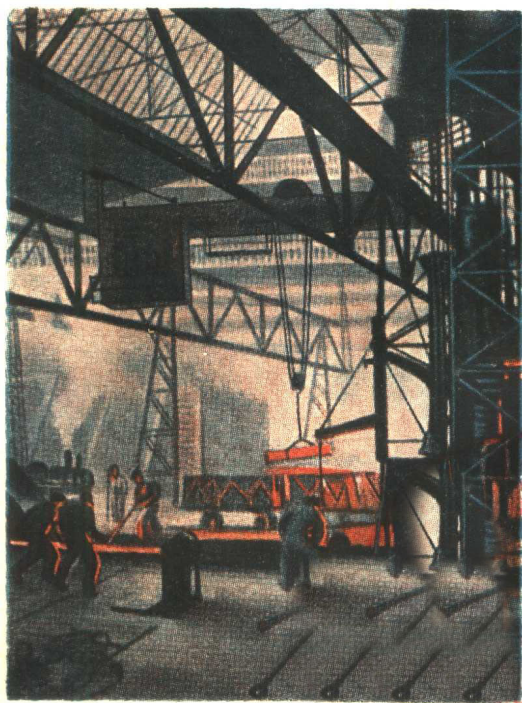


鋼鐵動脈

碧 野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5 •

內 容 提 要

這部長篇小說是寫一個機務段的成長過程——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和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怎樣從生產的恢復進入生產的建設。其中以「五一勞動」號機車組為中心，通過這一機車組成員的生活和工作，而展開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鬥爭。個人主義給工人階級內部帶來了不團結，因此潛伏的敵人有機可乘，使生產工作遭到損害。但在集體主義的教育下，這一機車組終於團結一致，在超軸運動中起了示範作用，創造了新的紀錄，在生產戰線上帶動了羣衆前進。

鋼 鐵 動 脈

著 者	碧 野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漢平路155號)
印 刷 者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上海大連路130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824) [I II 138]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194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0 5/8
1955年7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23100 冊

定價 九角四分

目次

一	青年司機	一
二	老戰友	一〇
三	堅持	一八
四	第一個任務	二七
五	大軍南下	四〇
六	挑撥	五四
七	夏天的海濱	六三
八	歸來	七〇
九	變化	八〇
一〇	帶關鍵性的問題	九三
一一	同志的愛	一〇一

一二	支持與領導	一二
一三	抗拒	一四
一四	擴大分裂	一五
一五	信心	一六
一六	暴風雨	一七
一七	兩種不同的病	一八
一八	一把扁鐮	一九
一九	在聯席會上	二〇
二〇	扭轉	二一
二一	啓發	二二
二二	初步的成果	二三
二三	沉痛的教訓	二四
二四	女鋸工	二五
二五	信任	二六
二六	援助	二八

二七	罪惡的手印	二六三
二八	可敬的友人	二七三
二九	光榮的任務	二八三
三〇	大風雪的夜裏	二八九
三一	火	三〇〇
三二	新的開始	三一二
三三	訪問	三三二

一 青年司機

洪忠亮猛回頭一看，那映射在機務段上空的燈光，像西斜的銀河，那盞高高地掛在水塔上的照標燈，晶亮得像顆曉明星，還有那遠遠處疎林後邊車站上的閃閃灼灼的紅光燈、紫光燈、黃光燈、綠光燈，又像結在樹上的各色各樣的果子。雖說洪忠亮在鐵路上幹活幹了五六年，可是他還是第一次留心到這個動人的夜景。

這時，洪忠亮正往江邊的鐵路工人宿舍路上走。夜靜裏，可以清晰地聽見前面解了凍的江流聲。黑地裏，他模模糊糊看見路邊快要化盡的灰白雪泥，聞到青草出土的那股鮮甜氣味，春天到底來了。不管這幾天正碰上返寒的節令，夜風抽筋似的冷，可是他心裏却感到一股暖熱勁。

幾個鐘頭前，洪忠亮剛剛跑車回機務段，看見工廠的玻璃窗上燈光明亮，鐵工房的煙囪黑煙滾滾，在夜黑中冒着火星，水泵房頂蒸汽奔騰，在夜空裏白得像條銀鍊。車間裏的機器，震得腳底下的地面直顫。從玻璃窗上驀地沖出一片爐火的紅光，驀地又沖出一片刺眼的電

弧光。往常，這個時候已經下班，工廠裏是一片寂靜，可是今天却顯得這麼烘火，洪忠亮覺得很稀罕，剛巧碰上他又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大小事都攔不住他要摸個底。他估量八成是哪台機車發生了惡性事故，工匠們在忙着連夜搶修。他心裏又難過又氣惱：剛剛解放，是哪個往大夥鼻子上抹灰？

他剛走進車庫，立刻一片轟響就震得他耳聾。工匠們有的提着瓦斯燈在鑽機車鍋爐，有的在車下掄大錘，車上車下鬧哄哄的。鐵工房裏的鼓風爐一忽沖紅了大夥的臉，但立刻電焊的電弧光又把大夥的臉照得發藍。洪忠亮眼花撩亂，好一會才能定住眼睛仔細打量。他看出大夥正在忙着的是一台破損機車，他認出這台破損機車幾年來一直是摺在野草叢生的死綫上的，風吹雨打，鏽成一隻病駱駝似的。但是現在工匠們正在加班加點修理它，他瞪着眼納悶。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戴着老花眼鏡的老工匠從鍋爐裏鑽出來，爬下機車，連鄉頭和瓦斯燈都來不及放下，就趕忙往鑄床車間那邊大踏步走。洪忠亮幾步搶上去，一把拉住老工匠問：

『陳頭，瞧大夥這股歡勁，幹嗎跟這台破損車拚上啦？』

這老工匠可沒有工夫跟洪忠亮磕牙，他擺脫身子，衝到鑄床車間裏吩咐什麼去了；一會

兒他才回來，把鋤頭往後腰上一插，端了端老花眼鏡，打量了一下滿臉煤灰的洪忠亮，笑瞇瞇地說：

『你剛跑車回來吧？你這號小伙子就見不得有個新鮮事兒！』

這老工匠是個歡老頭，他叫陳應祥，是在鐵路上幹了二三十年的老工匠，抗戰初期就參加了共產黨。在手藝上是這個段上數一數二的，在羣衆關係上，因為處處維護工人利益，普遍受到羣衆的尊敬和愛戴，因此人家都尊稱他做陳頭。他年紀五十掛零啦，可是性子就像年輕人。洪忠亮知道陳應祥愛跟他開玩笑，就緊着說：

『說正經的，咱們段上又不缺機車，幹嗎還搶着修這台破損車呀？』

陳應祥忽然提起瓦斯燈照住洪忠亮的臉，把眼一睜：

『破損？落在咱們手裏就會變成一台好車！你小子心眼活，算算今天是什麼日子啦？過一個月零二十天就是「五一」啦！這是解放後咱們工人的第一個節日呵，誰心裏不歡歡亂蹦的！段長一號召工廠把這台死車復活作「五一」獻禮，哇啦一聲，大夥就幹開啦！』

陳應祥這一說，洪忠亮就像着了迷，心裏熱乎乎，手上癢癢的，眼睛直往鬧哄哄的機車那邊瞟。

陳應祥猜透了洪忠亮的心思，他故意順手抓起近邊的一把大錘，交給洪忠亮說：

『好小子，跟上大夥掄幾錘吧！』

當司機的哪會掄過大錘？洪忠亮着了慌，呐呐地說：

『我幫着幹下手活吧。』

老頭這才認真地說：

『你跑了一天車，敢情也累了，趕快回去找春蘭吃飯去吧！』

春蘭，是洪忠亮的老婆，却又是陳應祥的乾女兒。

洪忠亮給大夥的勞動熱情打動了，本來就想幫着幹幾下，現在經陳應祥這一說，不好意思，就更不想走了。他索性挽起袖子，跑過去幫着工匠們卸起機車大軸轆來了……

在電焊的閃光中，洪忠亮剛抬起頭來抹把汗，忽然發現一個人站在他的旁邊微笑，他認出他是段長，立刻站直身子。他看見陳應祥正站在段長背後，用鼓勵的眼光望着他。

洪忠亮知道陳應祥跟段長馬傑很合竅。前些天就當着洪忠亮小兩口稱讚過：『馬頭挺精明，往後多聽他的，他的話準是條道兒！』

這時，段長馬傑看出他面前這個小伙子有點侷促，就立刻拉住洪忠亮滿是油泥的手，溫聲文氣地說：

『你可喜歡這台車？』

洪忠亮心裏直撲騰，摸不準段長的意思。從照明燈下，他很清楚地看出段長馬傑額門上的一塊紫紅傷疤，聽說段長過去在部隊裏打過仗，那額頭上的傷疤，是被一塊砲彈片擦傷的疤痕。

『忠亮，馬頭的意思是想讓你領着人包這台車！』陳應祥大着嗓門說。

洪忠亮疑心是陳應祥在段長跟前說了話。段長對他這股親熱勁，好像早就了解他似的。他第一次感覺到當一個人負起責任時的那種充實感和幸福感，他渾身震顫，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心裏好好地捉摸捉摸，看看串哪幾把手包上這台車吧。』段長笑得眼角上的魚尾紋直顫，『有陳頭跟大夥落力檢修，質量準不錯，修好了，這台車就命名叫「五一勞動」號，意義很大，知道吧！』

段長說着接過一個雜工給他送來的鄉頭和瓦斯燈，就往機車上爬。

陳應祥追上去，拉住段長：

『馬頭，你累了一天，歇歇吧！』

『歇？我不是陪煬遊江南，自坐龍舟人拉緯！』段長說着掙脫身子，爬到車上去了。

洪忠亮看見段長親自跟着工匠們鑽鍋爐，感動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他想，當段長的都

這樣幹，當司機的就更得使勁幹。還有他想到這台機車多半是讓他包下來了，心裏就更熱切。他開始跑到車頭上去跟工匠們一塊換煙管。

夜深，當大夥歇工的時候，段長叫他候一候。大夥都走光了，車庫裏忽然變得安靜下來，只有照明燈仍然那麼明亮。他坐在一塊墊車木上，在燈光下細細地端詳着面前這台機車，它像個大鐵人，剛剛甦醒，從野地裏站起來，重振盔甲，準備重新戰鬥。

洪忠亮裏邊的衣服給汗水滲濕了，歇下來，一股寒氣就滲透了他的全身，覺得脊梁骨冰冷。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巡夜的工人糾察隊員給他送來了一件軍大衣。這是段長叫送給他的，歇工的時候，段長看見他衣裳穿得很單薄……

現在，洪忠亮裹緊軍大衣一直到了江邊。江流在黑暗的懸崖下奔騰着，發出嘩嘩響，沿江微微閃着一條白光，那是浪花跟退守在懸崖下的冰塊搏鬥。洪忠亮舉眼望江面，在黑暗中，江面是那麼迷離、深遠，好像無邊無際似的，那跨在黑暗江面上的江橋像條烏龍，那一頭模模糊糊地沒入江中，彷彿是把頭變到江裏去喝水似的。忽然橋頭上一聲喊，洪忠亮在星光下看見一閃寒光，他立刻知道那是守護江橋的戰士的刺刀在閃光。他回答了他是回宿舍的機務段工人。一會兒，黑暗的遠方傳來了轟鳴，江橋那頭亮起了一盞綠燈，緊接着這邊橋頭上的小木屋裏也搖搖閃閃地蕩出來一盞綠燈。

『誰呀？——』在搖閃着綠燈的橋頭上傳來了一個人拉長的問話聲。

在那綠燈的柔和的光圈裏，影影綽綽地有那麼一根移動的木枋。洪忠亮知道那問他的是幾個月前敵人飛機轟炸江橋的時候，因為堅守江橋而被炸斷了一條腿的守橋工人。

洪忠亮早就想找一個人說上幾句快活話，於是大聲說：

『老張，你知道我洪忠亮就要包車啦！』

『是小洪呀，去跑車嗎？』

洪忠亮知道老張聽錯了話，他急忙說：

『是包車不是跑……』

可是對岸汽笛長鳴，列車奔上了江橋，一種雄渾的鋼鐵震動聲把他後邊的話掩蓋了。

列車噴着煙火，從江面上轟轟地奔馳過來了。火車頭喇啦飛衝到他的面前，那司機座上的燈光一閃，照出了一個寬臉大額的漢子，洪忠亮只叫了一聲『李強』，後邊的列車就排山倒海地衝了過來，鋼軌在無數車輪的猛擦下迸跳出朵朵藍色的火花。

『好樣的，敞開奔吧！』他望着迸跳着的藍色火花，快活地自言自語。

列車遠遠地奔馳過去了，黑漆漆的野地裏，迷迷糊糊地飄着一股白煙，忽然車頭上的爐火紅光一閃，映出一片玫瑰色的煙雲。

『李強算是一把好手！』洪忠亮心裏豁地一亮。

他回過頭去看，橋頭上的綠燈不見了，只有那刺刀像星一般地在輕輕地閃動。

洪忠亮沿着江岸走了一段路，回到宿舍裏。

房門掩着，他輕輕地推開走了進去。猛地一道手電光向他射來，但一下就熄了。

『誰？』洪忠亮問。

但裏屋電燈忽然亮了。春蘭在爐火邊放下軍鞋，蹣着腳尖輕輕地走出來把他拉進裏屋，

笑着悄聲地說：

『別吵。平素針掉地你都能聽聲的，這下可把你弄糊塗了！』

『你別耍我。』洪忠亮仔細打量着春蘭有趣的臉孔，他想準是因為他回來得太晚，她邀了隔壁孀子嫂子的來跟她一塊，遠遠聽見他的腳步聲，就合夥來唬他。他笑了笑說，『得啦，別裝貓兒耗子的啦！』

春蘭急忙掩住他的嘴，豎起另一隻手的食指威嚇他：

『叫你別吵，你吵得更蠟虎！』她悄聲地抱怨。『告訴你，咱外屋住上了幾個解放軍同志啦！……』

洪忠亮立刻擺脫了春蘭，她想拉也拉不住——他已經走到外屋去了。

裏屋的燈光射在外屋的牆上，從牆上的反光中，洪忠亮看見幾個人腦袋頂着裏牆睡在地上。

洪忠亮走進裏屋，帶氣地對春蘭低聲說：

『人家同志千辛萬苦給咱們打江山，我真不知道你的心長到哪裏去了！』

春蘭猛聽洪忠亮的話有點摸不着頭腦，但立刻她就知道洪忠亮不滿意她的原因，她感到委屈。她夜裏湊着爐火光一邊納軍鞋一邊候着他回來，坐在黑地裏連燈也不敢開，不就是因為生怕同志們睡不好覺嗎？她覺得自己沒有錯待同志們呵。她深深地閉下了眼睛，細聲說：

『忠亮，你說這話可得想一想呵。』

洪忠亮看見春蘭重新張開的眼睫毛有點濕，就帶着歉意搖了搖頭：

『我是說我們不該讓同志們睡在潮土上，返寒天，潮土冷人骨呀！別說人是肉長的，就是鐵棒擗在潮土上，一宵也要長鏽的呢！』

說着，洪忠亮走到煤球爐跟前。爐上正熱着一鍋黏糊糊的小米粥，烤着幾個焦香的窩頭。他知道這是春蘭熱着烤着等他回來吃的。他說不出心裏一股子也不知道是歡喜還是心疼的滋味。他跟春蘭結婚快半年了，在解放前那段窮愁的日子，他倆也從沒拌過嘴，現在過着太陽日子，自己反倒傷了她的心，他十分後悔。他以一種陪罪的心情，笑着招呼春蘭過來，

有意要她幫着他把煤球爐搬到外屋去給同志們烤暖……

二 老戰友

第二天，他兩口子一早起來，忽然看見煤球爐給生得旺旺的，放在裏屋原來的地方。火上燒着一壺開水，火舌團團捲，水壺咕嘟嘟升騰着白汽。

『瞧瞧，同志們真是小心眼！』洪忠亮說着就往外屋跑，他想跟同志們講幾句理。可是他一脚邁出裏屋的門坎，一看，外屋空蕩蕩的，連個人影也沒有，只見墊着一層薄薄的麥秸地舖上，整整齊齊地放着褡褳和背包。

只聽見遠處野地裏傳來了口令聲和爆破聲。

『快，同志們在外面演習，趁他們不在，我們把塔塔米給鋪好！』洪忠亮高興地吩咐着正在梳頭的春蘭。

春蘭急忙放下梳子，幫着洪忠亮把日本人早先留下的兩張塔塔米搬到外屋，動手安排起來。

然後，洪忠亮洗過臉，穿起昨天夜裏段長借給他的軍大衣出門。

『一清早上哪兒去？』春蘭問。

『上李強家串門子去。』

春蘭知道洪忠亮是個閑不住的人，家裏的炕沿他就從來沒有坐熱過。她並不阻攔他，只說：

『串門子也得等吃罷飯去呀。』

『你吃你的，我到哪兒也餓不着。』只聽見話聲，人影却早不見了。

一直到晌午，洪忠亮才滿面帶笑地回來。可是進門一看，春蘭不在家。爐子上熱着一鍋飯，一鍋菜。他往針線盒看了一眼，軍鞋不見了，他估量春蘭是往婦女會交軍鞋去了。

他想等春蘭回來一塊吃飯，而且好將自己心裏的快活事告訴她。

他剛要坐下，忽然看見窗玻璃上滿是灰塵，他拿起抹布走過去把玻璃窗抹得乾乾淨淨。對着透滿了陽光的窗子，一種寬廣明澈的感覺使他胸懷格外歡暢。他自自然然地把眼光透過玻璃窗往遠處望：左邊，是一片初春的田野，有些農民已經趕着牛兒在犁田了，在犁溝轉彎的地方，犁從土裏提出的那一霎間，閃着犁面的白光，這使他想起只要下場春雨，就可以播種了；在田野的盡頭，大路上種着一排柳樹，柳樹梢已經浮出一層綠煙，寒冷到底攔不住春天的到來呵；從柳樹望過去，那機務段的煙囪在冒煙，那高聳的水塔在發光，那矗立在車站上空的